

<<雨巷诗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雨巷诗人>>

13位ISBN编号：9787213026508

10位ISBN编号：721302650X

出版时间：2003-11-1

出版时间：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北塔

页数：262

字数：19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雨巷诗人>>

内容概要

戴望舒(1905 . 3 . 5-1950 . 2 . 28), 浙江杭州人。

中国现代著名诗人、翻译家。

曾就读于上海大学文学系和震旦大学法文班, 并留学法国, 主要从事诗歌创作、翻译以及编辑工作。

曾坐过日本人的监狱。

建国后不久, 在北京病逝。

主要著译有诗集《我的记忆》、译诗集《恶之花掇英》等。

北塔《戴望舒传》是第一部有关著名诗人戴望舒的传记。

本传记材料十分翔实, 而剪裁得当, 叙述丝丝入扣, 可读性甚强。

同时, 本传记对戴望舒成就最突出的诗歌创作, 领会深入, 剖析独到, 分析其诗思诗艺的渊由来, 精见叠出; 对戴望舒的法文西班牙文翻译之详情也如数家珍。

行文中充满考证而又绝不枯燥, 这些考证也会成为本传记在学术上的贡献。

<<雨巷诗人>>

作者简介

北塔，原名徐伟锋，男，1969年5月1日生于苏州吴江，英语文学学士、比较诗学硕士，现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

主要著作有中英文对照个人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等，主要学术专著有《吴宓传》、《戴望舒传》等，主要译著有《哈姆雷特》、《小勋爵》、《欧洲幽默文化史》

<<雨巷诗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花都少年——“说不尽，阳春好” 一 小康之家 女性倾向的名字与自卑情结的根源 二 小学和中学：旧文学的营垒 新文学的初遇 三 练笔 鸳鸯蝴蝶派的影响 自办杂志 第二章 洋场情种——“陌生人在篱边探首” 一 革命大学里的唯美主义者 偷偷写诗 二 象征主义创作的端倪 翻译浪漫派小说 同时加入共青团与国民党 被逮捕 三 办杂志 开书店 冯雪峰的影响 加入“左联”并参加成立大会 四 第一部诗集《我底记忆》从前期象征主义到后期象征主义 五 《现代》杂志的托举 喜欢上了西班牙文学 第三章 游学欧洲——“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 一 爱情的许诺 赖乎乎的出国准备 海上航行的寂寞与兴致 二 拼命翻译以赚钱度日 转入里昂中法大学与法国人的交往与合作 三 游历西班牙 被开除 狼狈回国 被施蛰存鼓吹为诗坛盟主…… 第四章 黄金时期——“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一 解除婚约 休整《现代诗风》 结婚 二 《新诗》南北诗人大联合 诗界领袖 反对“国防诗歌” 三 诗集《望舒诗稿》译介外国诗歌 第五章 流亡香港——“你们走了，留下我在这里等” 一 逃到香港 林泉居的优游生活 娇妻爱女 二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负责人与艾青合编诗刊《顶点》 三 为何不撤离 被捕 日本鬼子的酷刑 硬骨头的抵抗 苦难的结晶 四 被营救出狱 为了活着而屈辱地工作 继而偷偷地创作抗战诗歌 五 大义灭亲 又想用自杀来挽救婚姻 协议离婚 乱世中老夫少妻的幸福 六 留港粤文艺作家的联名检举 赴上海为自己辩白 幸亏了夏衍的直接干预 七 再度被通缉 再度流亡香港 再度离婚 第六章 北京贵宾——“只要严肃地工作，前途是无限的” 一 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离开香港 冒充押货员乘坐货船北上 二 邀请杨静北上团圆 被杨静婉言拒绝 与母亲和孩子在一起 三 参加首届文化会 供职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住院坚持工作 四 诗人之死 隆重的追悼会 胡乔木亲笔写悼文 葬在万安公墓 诗歌比石头更牢固更永久 戴望舒年谱跋

<<雨巷诗人>>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共分为六章，从“花都少年”、“洋场情种”、“留学欧洲”、“黄金时期”、“流亡香港”、“北京贵宾”等时段刻画了著名雨巷诗人戴望舒的一生。

本书是《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

戴望舒是20世纪三十年代著名诗人，比起艾青有过之，曾以《雨巷》风靡一时。

其作品一百首不到，却不乏佳作，显其创作之严谨，为后人敬仰，另其求新求变，以至反叛到否定自己的成名作，不同于一般人。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县人。

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

抗战爆发以后，诗风有较大转变。

具代表性的诗有：《我思想》《寒风中闻声》《偶成》《无题》《我用残损的手掌》《在天晴了的时候》《烦恼》。

1923年秋，18岁的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

两年后，进入法国教会在上海办的震旦大学特别班学习法文。

法国神甫教的是雨果、拉马丁、缪塞等浪漫派的经典作品，但戴望舒有更强烈的追新倾向，喜好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的作品。

他后来成为那个时代把中国古典诗艺跟西方最新诗艺结合得最好的现代诗人之一，与他的这段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

他最早的译诗就是在震旦读书期间，将雨果的《良心》译成中文。

之后戴望舒在施蛰存、杜衡创办的刊物《瓔珞》上，发表了散文诗《凝泪出门》、《流浪人之夜歌》等，并翻译诗歌《瓦上长天》、《泪珠飘落紫心曲》。

这两首诗的作者魏尔仑，是法国象征主义的主将之一。

戴望舒用民间小曲的形式来译，但措辞则像宋词小令，用的是文言文。

1929年4月，戴望舒编定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由他自己主持的水沫书店印行。

这是他前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他的诗从闻一多、徐志摩那儿获取的主要是外在韵律和格式，而从英法诗歌那儿汲取的主要是“忧郁的情调”。

他早年诗歌形式上的传统倾向还表现在段式上，如多用四行段，其次是三行段。

1928年8月，他作的格律诗《雨巷》在《小说月报》发表。

诗中写道：“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叶圣陶在编发这首诗时，称许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由于叶圣陶的极力举荐，戴望舒一夜成名，并以“雨巷诗人”之名行世。

朱自清也曾评定这首诗说，戴望舒“注重整齐的音律美，但不是铿锵而是轻清的”。

戴望舒靠《雨巷》成名，但他在诗坛的领袖地位则是《现代》杂志造就的，或者说是主编施蛰存的张扬与推动所致。

在这个杂志里，他发表了大量的诗歌的译作。

与众不同的留学生涯 戴望舒与施蛰存当年是一同考进上海大学的同窗好友。

戴望舒迷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由于他的执著追求，1931年春夏之交，施绛年终于心有所动，决定与望舒订婚。

但她提了一个条件：戴望舒要出国留学，取得洋学位并找到体面工作后，才跟他正式结婚。

于是，1932年10月8日，望舒搭乘邮船从上海前往法国。

那时走海路需要整整一个月。

到巴黎后，他一面在巴黎大学旁听，一面在一所语言学校学西班牙语。

但他似乎对学位没多少兴趣，甚至没有读书计划。

他在法国忙于写、译，这跟他我行我素的诗人性格有很大关系。

作为望舒的挚友，施蛰存在国内身兼他的代理、亲友、财务总监等数职。

<<雨巷诗人>>

望舒每月给施一定数量的文稿，施负责联系发表、出版事宜，并每月给他汇出一定的款项。但望舒的稿费根本不足以应付他在巴黎的生活，因此施还得在国内为他筹钱，时时接济他。后来戴望舒进入费用比较低的里昂中法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史。

但他在巴黎的“老毛病”又犯了，很少去教室听课，几乎用全部时间在搞翻译。

他在法国期间的译作主要有：《苏联文学史话》，这是高力里用法文写的著作，法文原名叫《俄罗斯革命中的诗人们》。

此书1934年由巴黎伽利马书店出版，仅一个月后，望舒就把它全部译完了。

但这部译作直到1941年12月才在香港出版。

望舒在译者附记中花费相当的笔墨，以控诉的语调，交代了本书在出版上的命运：“把译稿寄到中国以后，却到处碰壁……单是这部小书的题名，已够使那些危在旦夕的出版家吓退了。

”戴望舒还给他译的《比利时短篇小说集》里的每一篇小说都写了译者附记，介绍了作者和作品。

如对于象征主义大师梅特林克的《婴儿杀戮》，戴望舒的评价是“神似弗兰特画派初期之名画”。

他译的《意大利短篇小说集》1935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共收意大利短篇小说10篇，最早的是16世纪的彭德罗的《罗米欧与裘丽叶达》（莎翁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即取材于此）。

另外还有《法兰西现代短篇集》，以及法国梅里美的《高龙芭》、高莱特的《紫恋》等。

戴望舒在法国不仅从事法译汉，还做汉译法的工作。

当时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法语在法国是很难发表的，更不要说稿费了。

他之所以做这项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与法国汉学家艾登伯的关系。

艾登伯比他小四岁，非常同情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了能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他学习中文，并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艾田蒲”。

艾登伯把戴望舒作为一个翻译家介绍给《新法兰西评论》和《欧罗巴》——这是为数极少的有可能给他稿费的杂志。

戴望舒汉译法的作品有张天翼的短篇小说《仇恨》。

他与艾登伯还合作译了施蛰存的《魔道》（法文译名为《吸血鬼》）等。

1957年艾登伯曾应周恩来邀请，率法国汉学家代表团来华访问，回去后写了颇有影响的《东行记》。

但是与法国相比，西班牙对戴望舒似乎更具有魅力。

早在1928年他23岁时，就翻译出版了西班牙作家伊巴涅斯的小小说《良夜幽情曲》和《醉男醉女》。

此后他翻译的较多的是另一个西班牙作家阿佐林的作品。

1933年8月，戴望舒从里昂乘火车去西班牙旅行。

在那段时间，他除了游历，大部分时间是上图书馆、逛书店和书市。

他购买了不少西班牙语的书藉，光是《堂·吉诃德》就买了好几个版本。

他一直将翻译《堂·吉诃德》当做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回国后经胡适的介绍，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曾约其由原文直接翻译这部巨著。

据施蛰存说：“这个翻译工作是做完成的，但因为译稿按月寄去北京，经过战争，全稿至今不知下落。

”叶灵凤也说过，戴望舒翻译此书不久，就爆发了抗日战争；但是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继续着这件工作。

但现在我们能见到只是一些片断，如《香港文学》1990年第7期登载过的望舒译稿《吉诃德爷传》。

不管怎么样，中国读者没能看到望舒的全译本，这是极为可惜的。

戴望舒在西班牙还买了阿耶拉全集，阿索林等现代作家的小说和散文集，洛尔迦等当代诗人的诗集等。

这些书籍对他回国后从事西班牙文学翻译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10月下旬，望舒由西班牙回到法国。

但他没能继续呆下去——里昂大学把他开除了。

有人说，被开除的原因并不是他的旷课离校。

1934年春季，巴黎以及法国若干大城市爆发群众游行，反对法国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他去参加了

<<雨巷诗人>>

在西班牙旅游时，他又参加了西班牙进步群众的反法西斯游行。西班牙警方通知了法国警方，于是学校将他开除，并遣送回国了。

创作与翻译的黄金时期 望舒回到上海，才知施绛年已另有所爱。

于是两人登报解除婚约。

此时望舒暂时住在挚友刘呐鸥的公寓里。

同住的还有穆时英、杜衡等。

穆时英见望舒一直未能摆脱失恋的阴影，就把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他。

穆丽娟刚18岁，从上海南洋女中毕业，也许因为哥哥的关系，她也喜欢文学，对文学上颇有成就的戴望舒仰慕不已。

戴望舒请穆丽娟帮他抄写文稿，渐渐两人产生情感，便于1936年6月举行婚礼。

婚后戴望舒除了写作和翻译，还到附近的一个教堂去向俄罗斯神甫学习俄语。

不久他就开始翻译普希金、叶赛宁等俄罗斯诗人的作品。

1935年10月，由望舒主编，脉望社出版的《现代诗风》问世。

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三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号称“文坛三剑客”。

由于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质量，第一期《现代诗风》1000册很快就卖完了。

可是戴望舒没有趁着这股热劲继续编第二期，他有了新的构想，要和“北方诗派”携手合作，出《新诗》月刊了。

三十年代初的诗歌界存在着南北对峙问题，北方诗派包括“新月派”和“后期新月派”，代表诗人有卞之琳、何其芳、林庚、曹葆华等。

南北之分并不只是地域不同，而是由作品的“精神”来加以区别的。

戴望舒弃《现代诗风》而创《新诗》，就是想要实现他那“南北大团结”的构想。

当时新月派首要人物徐志摩飞机失事亡故，朱湘跳江自尽，领头的卞之琳欲打破与现代派对立的局面，与南方诗人颇为友好，时常联络。

也许望舒正是看准了这种趋势，加紧操作，创办《新诗》，便是他促使南北诗派联合的具体表现。

1936年10月，《新诗》创刊号诞生。

这是戴望舒为中国诗歌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他为之花费了巨大心血。

《新诗》社址就设在上海亨利路永利村30号他自己家里，经费也主要来自他个人的腰包。

他出了100元，徐迟和纪弦各拿出50元。

《新诗》的编委是一个豪华的阵容，他们是：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戴望舒。

徐迟和纪弦虽然是出资者，却没有列入编委之列，只是跑前跑后，做诸如校对、印刷、联络等编务工作。

《新诗》1937年7月停刊，一共出了10期。

在《新诗》上发表作品和译品的有八九十人，“新月”、“后新月”和“现代”济济一堂。

这一时期，望舒利用自己手中的刊物，介绍、翻译了不少外国诗歌，都是现代诗人的作品。

如《新诗》第一期上有他自己写的散文《记诗人许拜维艾尔》和他自己译的《许拜维艾尔白描像》、《许拜维艾尔自选诗》和《许拜维艾尔论》等。

这一关于许拜维艾尔的专辑，在中国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介绍这位重要的法国当代诗人。

《新诗》第二期又推出规模相对小一些的西班牙诗人沙里纳思专辑。

第三期上有戴望舒译的《勃莱克诗抄三》。

勃莱克现通译为布莱克，是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重要的诗人兼版画家。

望舒译了布莱克的《野花歌》和《梦乡》等作品。

《新诗》第七期上有戴望舒用笔名艾昂甫发表的《叶赛宁诗抄》。

叶赛宁的作品以俄罗斯乡村生活为背景，自称是俄罗斯最后一位田园诗人。

最重要的，还数第七、第八期上分期发表的戴望舒译的梵乐希（现在通译为瓦雷里）的《文学》。

那是瓦雷里关于文学的一些思想片断，极为深刻、精练。

望舒本来是同情左翼思潮的，但他从不随声附和多数人的说法，宁愿背负骂名，也要坚持自己的见解。

<<雨巷诗人>>

就在左翼文艺大张旗鼓争辨“国防文学”的时候，他因为对“国防诗歌”的不满，从维护诗歌艺术品位出发，不惜站到了与左翼对立的位置上。

他尖锐地批评了国防诗歌的偏狭、粗糙，认为那些国防诗歌论者“不了解艺术之崇高，不知道人性的深邃”，而有些作品“只是一篇分了行、加了勉强的韵脚的浅薄而庸俗的演说词而已”。

因此他还译了许多高质量的西班牙抗战谣曲来给中国的诗人们作参照。

戴望舒与左翼诗人分道扬镳后，基本上采取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惟一的例外是艾青。

艾青是主张诗歌大众化，为国家民族尽责，并反映时事的。

但他的诗歌修养却主要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象征主义。

不过艾青只把象征主义看成艺术的表现手法，仅借用了它的器用层面上的意义，所以没被称做象征派诗人。

而戴望舒把象征主义看成了诗歌的本质和全部。

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两位大诗人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戴望舒应邀参加首届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胡乔木点名调任他为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的法文科科长。

但他很快就病倒了。

1950年2月28日，他在给自己打针时因用药过量，不幸逝世，时年仅45岁。

<<雨巷诗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